

俄南共黨頭目突然會晤的目的

畢英賢

壹

一九七三年九月底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率團在南斯拉夫作了為期一週的訪問與會談，最後發表了聯合公報。柯錫金歸去後不到一個半月，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主席狄托突然於十一月十二日赴烏克蘭之基輔與蘇俄共黨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會晤，進行會談，十五日離去並發表了「蘇南聯合公報」①。

據該公報所云，布、狄會談過程中曾相互報告其國內「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建設」之實情，交換關於發展兩國與兩國共黨間之合作關係的意見，討論了國際現實問題和「世界共產主義與工人運動問題」。

雙方對過去俄南各方面合作之發展表示滿意；並主張在政治與經濟領域內，在文化、教育、科學、新聞活動、觀光範圍內，以及在其他領域內擴展長期合作。

他們認為，兩國各階層的接觸與會晤和交換意見可增進相互了解，「堅固信賴」。

在國際問題方面，公報說，布里茲涅夫與狄托特別重視「強化與深刻化國際緊張之緩和、積極反制反動與侵略勢力阻撓國際政治氣氛健康化之試圖」等問題。

公報用了較大的篇幅表達雙方關於中東問題的立場；對越南問題與智利問題也未輕易放過。在歐洲問題上，南斯拉夫與蘇俄認為，全歐會議的最後階段應舉行高層會議，這符合所有與會國家的利益。雙方主張採取實際措施以縮減歐洲之軍備與軍力。雙方政府決定繼續努力以求得國際緊張情勢之緩和及其他地區，因此他們認為「終止軍備競賽，達成在嚴格與有效監督下、包括核子與傳統武器之全面裁軍」對改善國際形勢有頭等的重大意義。因此，他們主張籌備召開世界性之裁軍會議。

兩國支持第四屆不結盟國家會議的要求，逐漸縮減軍事預算，把節省下來的部分資金用於促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南斯拉夫支持蘇俄在聯合國所提出的建議，各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削減百分之十的軍事預算。雙方特別指出第四屆不結盟國家會議的重大意義。

此外，兩國確認聯合國在維護和平與安全、解決國際問題方面之重大意義。最後，雙方說，不久前在莫斯科召開的「和平代表大會」在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等方面發生了積極作用。

貳

公報內容沒有明顯地說出布、狄會談的主要任務，但是以公報為基礎所作判斷以及各地輿論顯示，這個突然的會晤至少包涵下列幾個目的。

一、商討中東問題：十月中東以阿戰爭再起，正值美俄關係改善的熱浪之中。這不僅使美俄和解面臨考驗，而且使世界和平又遭逢另一次危機。結果，由於以色列的轉敗為勝，柯錫金匆匆赴埃，季辛吉的走訪蘇俄與埃及等國，最後，聯合國的努力，再加上以阿雙方作戰潛力有限，總算停止了軍事行動與戰火。然而，這不等於問題的解決。在未來政治解決中東時，蘇俄對阿拉伯諸國的影響力顯然沒有大得使它們按照美俄所設計的藍圖行事。既然無法迫使，祇有訴諸說服方法。執行這一任務者沒有比狄托更合宜的人物。

在狄托赴基輔的前夕，捷克的機關報就此次狄布會晤發表評論。布拉格的「勞動報」寫道：「在蘇聯共黨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與南斯拉夫總統、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主席狄托間的會談中，國際問題，尤其是中東情勢將佔有重要地位②。」在這次中東危機中，南斯拉夫同蘇俄一樣給予阿拉伯國家不少援助，誠如捷克報紙所指：「阿拉伯國家的代表們着重指出，蘇聯與南斯拉夫的多方面援助對他們國家的鬥爭含有極大意義③。」從這段報導中可

1973年11月15日

以證明在這次以阿戰爭中，南斯拉夫不僅給予阿拉伯國家以相當的援助，而且與蘇俄的步調大致相符合。此外，南斯拉夫不僅是不結盟國家中的一員，而且狄托本人是該組織的發起人之一，在某些方面而言，他對某些阿拉伯國家較俄共頭子更具有影響力。因此，讓他去在不同意見阿拉伯國家間從事斡旋工作是比較可行的。

事實上，在狄托返回布爾格萊特的四天之後，激烈反共的利比亞總統卡達非到了南斯拉夫。

二、商討世共大會：「蘇南公報」曾提到「世界共產主義與工人運動問題」。這句近乎密語的字句可以解釋為，俄人曾經試圖說服狄托參加在一九七四年計劃召開的世界共黨會議。

布里茲涅夫夢想召開世共大會已非一日，其目的在重新確立俄共的世界共產主義領導權，進而鞏固布某在國內的地位。如果狄托能夠參加，那將更是俄共的成功，因為狄托本人是不結盟的創始人，他個人的參加俄共所領導的世共大會將象徵不結盟世界的反中共與親俄共的立場。有一件巧合的事是，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俄共集團領導人在克里米亞舉行會議以後不久，南斯拉夫一家報紙首先傳出俄共企圖召開世共大會的暗示。

但是，至今尚無證據證明狄托業已決定參加這個世界共黨會議。依狄托個人而言，他不願意回歸到廿五年前他棄離的俄共集團。然而，狄托如今業已八十一歲高齡，對其政權的前途惶惶不安。他所發動的思想改造遭到各大學劇烈反對，教會正抗議南共政權對信徒們的歧視，黨內對自由分子的攻擊也正在加強中。布里茲涅夫似乎業已估量到，狄托在國內面臨反對，而西方陣營也日漸弱化，因此他也許覺得他的政權將需要一個後台老闆，進而與蘇俄加強關係。顯然，他目前尚未作最後決定。

十二月十八日，蘇俄集團九個執政黨高級黨官在莫斯科舉行會議討論思想問題。該會議或多或少與召開世界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有關，南斯拉夫共黨未派黨官出席，可見其對世共大會的立場尚未確定。

三、商討雙邊問題：在此次基輔高層會晤後所發表的公報中，以及在雙方的官式演說中，他們曾數度提到加強相互「信任」問題。可以假定，在南斯拉夫政府與蘇俄政府之間、南共與俄共之間尚存有相當程度的不信任與猜忌。此外，可以假定，九月間柯錫金訪問南斯拉夫時，與南國官員曾在某些問題上發生爭執引起不快。狄布匆匆會晤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證明。

十一月十二日在一次宴會上，布里茲涅夫說：「每一次這種會晤都是發

展我們兩黨與兩國全面關係的重大步驟，加強蘇南友誼的重大步驟。」接着他說，一九五五年的「布爾格萊特聲明」、一九五六年莫斯科聲明、一九七一年的「蘇南宣言」、一九七二年的「聯合公報」都是發展雙方關係的里程碑^③。這裏單單不提一九七三年九月的「蘇南聯合公報」，其中必有原因。

在布里茲涅夫談話後，狄托接着說，雖然在運用馬克斯、恩格斯與列寧的教訓上雙方所使用的方法不同，途徑各異，但是「我們的共同目標——建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使我們邁向鞏固相互信任與經常擴展關係、強化我們兩個社會主義國家與兩黨間的友誼之路」^④。這些話或可解釋為，俄南間不久前曾發生了一些爭執，但雙方無意加以擴大而盡力予以彌合。

在論及此次布狄會晤時，南斯拉夫政治報寫道：「狄托與布里茲涅夫同志，作為兩國的最高領袖，借着這個機會互相非常坦誠地說出他們心裏所想的每一件事和所希望討論的每一件事。基輔會晤之前是如此，其後仍是如此^⑤。」在共黨文件中「坦誠」往往是爭執的委婉說法。

這次會晤在改善南俄關係上，按照雙方的輿論，尤其是南斯拉夫的輿論看，似乎獲得了一些肯定的結果。例如，於會晤結束的第一天，南斯拉夫各重要機關報都在第一版評述這次會晤的重要性。南斯拉夫「戰鬥報」特別強調說，這次會晤「所獲得高度的信任將容許更成功地發展相互關係」^⑥。從南斯拉夫各機關報熱烈評論與讚揚這次會晤這件事來看，南斯拉夫似乎有所收穫。

叁

近年來，蘇俄盡力拉攏南斯拉夫，一方面不希望他與中共過份接近，另一方面是爲了攏絡第三世界這股龐大的國際力量。但是蘇俄對南斯拉夫不僅是利誘，也還威逼，至於陰謀顛覆更是不在話下。

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出版的雙週刊「大西洋新聞」最近一期刊登了一篇題爲「蘇聯脅威籠罩着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文章。該文說，從可靠人士獲悉，蘇俄偵察飛機定期在南斯拉夫上空飛行，儘管南斯拉夫提出了抗議，儘管俄國人已正式保證在一九七三年底停止這種侵入，但是南斯拉夫夫人對此很懷疑，因爲俄國人以前所作的保證都沒有產生實際結果。羅馬尼亞人也害怕南斯拉夫的親俄分子滲入南斯拉夫共黨，這些分子可能在狄托離開政治舞台後掌權。如果這種情形發生，羅馬尼亞的獨立自主政治就將面臨悲慘命運。

因此，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初狄托向「軍事」雜誌發表談話，強調南斯

已蒙受和將蒙受的損害是無法估計的。

而葡總理卡艾丹諾在內外壓力交迫的情形之下，祇有向美國要求援助的途徑，因此建議繼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的亞速爾基地協定，里斯本並附和尼克森主義的論調，提議建立一個包括美國、巴西、阿根廷和南非在內的南大西洋防衛公約。除亞速爾羣島之外，里斯本可能推出聖托馬羣島（St. Tomé）、馬德拉斯羣島（Maderas）、和葡屬幾內亞的外島比亞哥斯羣島（Biagos）在內。從戰略觀點看來，如果蘇俄的潛艇利用比亞哥斯羣島的基地，出外活動，而俄國的空軍從佛德角和古巴出動來攔阻大西洋的航線，則南回歸線以南的開普航線的安全是無法想像的。

在第四次以阿戰爭中，美國空運援助以色列時，歐洲國家均不同意美國使用其基地，只有葡萄牙例外，無非是希望美國能支持葡萄牙對非洲殖民地的政策和在聯合國討論葡屬幾內亞問題時能支持里斯本的立場。從以上情形看來，對葡萄牙的政策將為尼克森政府所面臨的難題之一。

最後，「幾內亞比索」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軍事問題，雙方均在進行政治作戰，殖民地戰爭使葡萄牙的物質和人力資源形成了長期消耗，經濟停滯，通貨膨脹，人民大量外移，在一九七一年內葡萄牙本國就失去了十五萬人，使葡萄牙的人口降至八百五十萬人以下，國內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的衝突隨着戰爭的延長而日漸嚴重。為因應此種局勢，葡萄牙修改憲法，所有葡屬海外領土均有新選出立法議會和行政會議，在財經方面有充份自治權，里斯本中央政府僅保留外交、國防和公民權利的責任，新憲法並擴大了海外領土在中央政府中的影響力，每一領土增加二十席，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均有黑人多數的可能性出現。（按葡萄牙現有二千萬人民，原有九百五十萬人在本土。）

葡屬幾內亞總督和統帥史賓諾拉將軍（Gen. Antonio Spínola）不僅是一位傑出的軍人，而且是一位頗有遠見的政治家，當史氏於一九六八年奉派到幾內亞時，叛軍正在圍攻省會比索，在他指揮下的葡軍驅逐了游擊隊，五年來他已經將此一不討好的殖民地戰爭轉變為輝煌的個人勝利。他承認叛軍的若干基本目標是正常的，因此實行革命性的方案，他擴大選舉權，一九六八年時，登記的選民僅四千人，現在已增至一一三、〇〇〇人，他一方面揚棄了里斯本官方所持同化主義的陳腐思想，着手爭取福拉族人。根據福拉人

層層節制的土著結構，組織了區域議會，進而組織了全國性的國會，來適應多元文化的社會，他認為非洲人民有在自己文化範疇內追求進步的權利。一九七三年十月底，史賓諾拉將軍回到了里斯本的政治舞台，觀察家認為，史賓諾拉可能在內閣改組時出任國防部長或海外部長，如果史氏在里斯本也能像他在幾內亞時那樣的著重實效，則葡萄牙政府可能更為自由化。

——上接第45頁——

拉夫必須加強國防以保衛國家主權和獨立，不是偶然的。他說只有當其國家團結一致並準備依靠自己的力量全力以赴地捍衛國家主權和國界的不可侵犯性的時候，才能保得住獨立、自主和自由發展。同時，他說，南斯拉夫人民軍和地方防禦部隊已經作好了準備在遭遇侵略的情況下進行有效抵抗和保障南斯拉夫的獨立自主。狄托並強調南斯拉夫的武裝現代化必須依靠自己的生產能力。

南斯拉夫沒有像中共高叫「北方威脅」，但是誰會侵犯南斯拉夫的「獨立、自主和自由發展」，大家心裏都很明白。南斯拉夫強調調靠自己的生產能力使其武裝現代化，顯然它不願意接受蘇俄在這方面的援助以免上鉤，埃及應當是一個很好的先例。

蘇俄與南斯拉夫的關係向來是一波三折。在當前的情況下，雙方努力保持比較親善的關係，但是並不是沒有矛盾。關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一個暫時擱置不論的矛盾，它也是將來在狄托下台之後蘇俄顛覆南斯拉夫現存政權的最理直氣壯的藉口。在經濟合作上，也存在有不愉快事件⑦。由於狄托在南斯拉夫所維持的向心力，在國內政治上的聲望，在不結盟國家內的崇高地位，中共力圖拉攏南斯拉夫等等因素，蘇俄在某些方面不得不遷就狄托。那麼，這次基輔布里茲涅夫與狄托的會晤也就是蘇俄對南斯拉夫的另一次遷就。

註①本文所引用之「蘇南聯合公報」原載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消息報」第一、二頁。②「勞動報」，布拉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③俄「消息報」，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頁。④同③第二頁。⑤南斯拉夫「政治報」，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⑥俄「消息報」，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三頁轉載。⑦參閱「柯錫金訪問南斯拉夫」，原載「問題與研究」第十三卷第二期第一六六頁。